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孟子集疏卷九

宋 蔡模 撰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恝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曽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集疏曰模謂衆人之所欲者皆外物也順親者人之本心也溺於外物而失其本心則性不存矣故集註有取尹氏盡性之言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

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懟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

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怩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

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産子産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産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産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

也因家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集疏曰或問諸說如何朱子曰程子所謂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者尤為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草草領略也其所疑萬章之言則林氏論之為詳然學者正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下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

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問舉天下之物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凡天下事物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所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又却捐階焚廩及至免死下來當如何使之浚井又却從而揜之及至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決是意不能平非獨下等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已此心亦不能平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若是他人亦須與他理會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此箇道理非獨舜有之人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之人人皆可為之所以大學大要只要窮理舜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惟是許多道理見得極盡所以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隅礙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

〇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

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

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吴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集疏曰或問仁之至義之盡是仁便包義如何曰自是兩義如舜封象于有庳不藏怒宿怨而富貴之是仁之至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是義之盡○吴氏名棫字材老○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

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

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

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勲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

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

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

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

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

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

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䰟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

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
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
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
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
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
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
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
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
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

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集疏曰或問以意逆志朱子曰此是教人讀書之法須是虛心看他書道理是如何自家便迎接將來而今人讀書卻是硬捉他來便不是逆志又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深淺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

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

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

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氏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

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集疏曰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後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邪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邪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乎是其說也奈何朱子曰愚嘗

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禮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益迫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益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矣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遜之心而為舜禹益謀則宜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樣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卻只是一箇命天之命人有命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

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而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卻被他一轉轉得好問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集註兩存趙氏陳氏之說則康節之說亦未可據耶曰如何便信得又問如此則堯即位於甲辰年亦未可據也曰此卻據諸歷書如此說恐或有之然亦未可必曰若如此則二年四年亦可推矣曰卻為中間年代不可紀自共和以後方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推此類且當闕之不必深考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集疏曰楊氏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予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為太吝一介不以取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於義而已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集疏曰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是一截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

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集疏曰程子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揺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朱子曰此所謂天民但言天所生之民耳其曰天民之先覺蓋曰天生此民之中特為先覺者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内音納説音税○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幸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

宫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收宫作鳴條造載亳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集疏曰朱子嘗問學者曰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歷象日月星辰敷五典齊七政同律度量衡之類伊尹在莘野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或請耕田鑿井便是堯舜之道此皆不實不然何以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一句若是不着實只是脫空或問樂堯舜之道之說曰楊氏亦過之夫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但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皆有

以此問某人如何是堯舜之道者某人答云江上一犂
春雨傳者忱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為
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
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
其民而後為親見之邪問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
矣一介不妄取予則其大者亦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
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舉
體用而言也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
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
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夫豈贅於言哉
又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程子此言盡之且如知
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此事又知得君
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
是覺此理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喚醒也○萬
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之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集疏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或問

此章之說程子所謂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柰何朱子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墻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又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産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集疏曰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若諫者是則不諫者非不諫者是則諫者非竊謂二人者皆是也宮之奇不忍虞公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奚事虞公年七十而無所遇知其君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宮之奇為忠臣百里奚為智士又按秦本紀晉獻公

滅虞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乃以五羖羊皮贖之穆公釋其囚與論國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秦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之賢而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蓋得之於好事者此正萬章之所疑也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食牛要穆公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范氏詳且明矣其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模謂戰國之時人不知道惟知以功利為急以枉尺直尋詭遇獲禽為能甚者敢自誣於聖賢欲借以行其私如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百里奚自鬻於秦其見愈卑其論愈下雖萬章之徒亦不知其

為非而猶不免於疑問習俗移人之深如此孟子安得不歷數而明辨之哉

孟子集疏卷九

孟子集疏卷十

宋 蔡模 撰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横去聲朝音潮○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税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税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已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集疏曰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朱子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之謂也又曰伊尹之任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禄之以天下弗受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然終是和處多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収其韻宣以始之収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集疏曰問孔子集大成朱子曰

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説時亦皆兼其所長又曰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古人作樂擊一聲鍾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鍾衆音又齊作故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又曰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但玉聲住時便截然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始條理猶絲縷頭相似挈箇絲頭許多條絲都在這裏始條理是致知終條理是力行如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大學物格知至這是始條理如篤行與誠意正心以下是終條理又曰智是見得徹聖是行得到問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已差之矣曰然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

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集疏曰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朱子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見愈偏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又曰三子却是天理中流出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又曰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樂之有拍也

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脉絡也始窮其然而縷析毫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惟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又曰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未嘗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小大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小大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洪而不能纖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或問玉振金聲程子以喻始終或者之意以此

有變有不變其說孰是曰二說相關不可偏廢金聲固是喻其始然始則有變玉振固是喻其終至終則無變也又問巧力曰三子力已至但射不親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箭箭中紅心三子則各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問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聖人大成畢竟他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顔子則巧處工夫已至但只是力不至耳模亦嘗妄以射譬之孔子則垜垜中的三子則各中其垜之的移之他垜則不能中矣此即集註各一其時流行四時之意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

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所論班爵封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朱子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曰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矣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視此以為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天子縣內諸侯祿之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

周禮之末失與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其次八人七人又其次六人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瘠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緣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有此五等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為之抑別募游手為之曰不可曉想只是民為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耶愚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何以知之蓋左氏所記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用人甚多不知何故但當觀自漢以來及前代題名碑所帶人從胥史亦甚多又不知如何皆不可曉論周室制祿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卿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祿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

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

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

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集疏曰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飲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即所謂遵也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

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

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

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

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

曉不必強為之說○集疏曰或問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趙氏有成說矣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朱子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愈也然此章之文如獵較簿正之屬皆所未明是以備論而闕之耳又曰為之兆也兆是事之端猶縫罅也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如陳恒弒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告桓子事勢可見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

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托○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集疏曰程子說孔子為乘田為委吏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惟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集疏曰問位卑而言高罪也朱子曰只是為貧而仕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此是聖賢打乖處非是教人不言也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

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未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睢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愚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宜乎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胷次終是鬧著事不得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

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

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

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

可名與亟乘皆去聲名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名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厎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厎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集疏曰問此章論難甚詳其綱領只在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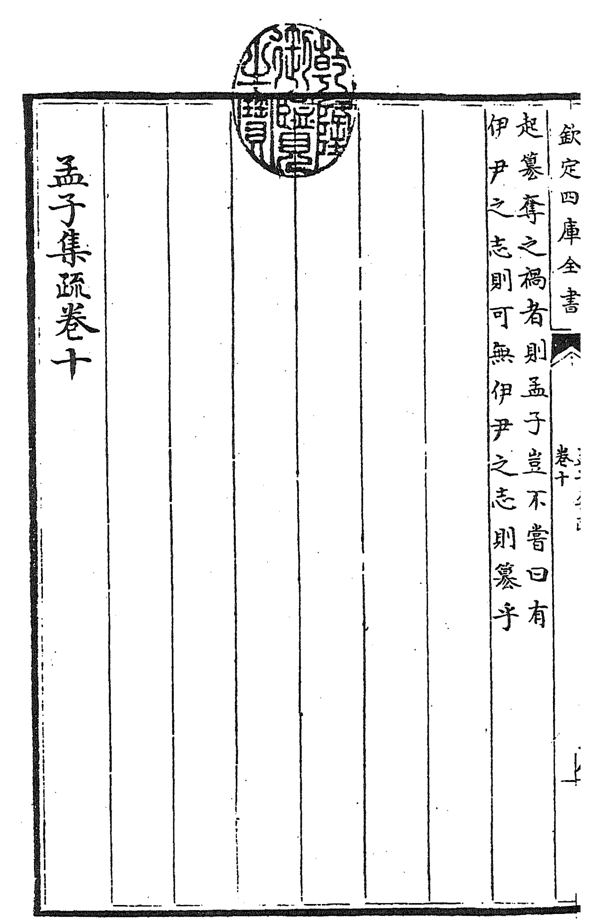
是路出入是門朱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其中煞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此等辭受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之者如利刀快劍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此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如此初間見梁惠王便劈作兩邊去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

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尚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葢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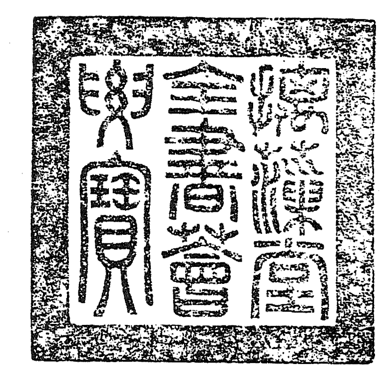
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

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集疏曰或問卒章之說朱子曰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為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世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為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然世或疑此言有以



起簒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乎

孟子集疏卷十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魏　鎔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疏卷十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集疏卷十一

宋 蔡模 撰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曲木所為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集疏曰朱子曰桮棬想如今之卷杉杞柳只是而今造合箱者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矯揉方善惟是程子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又曰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瀠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

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程子以為湍水即揚子之說其大指固略同矣然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又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可知模謂人

性之善猶水之就下此善字却是就人物稟受以後而言據其發用之初對其成就之極又自為陰陽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謬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集疏曰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一言何也朱子曰性之為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其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為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為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

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向各為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其說雖多而訖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者則又極至之言蓋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程子此言又孟子所未發也問告子言生之謂性曰他只是言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是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又闢之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三節語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竟亦不曾說得性之

本體是如何又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為性而謂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犬牛人之形氣既異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此章乃告子迷謬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

性之大全也模按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

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程子言生之謂性者二其曰性即氣氣即性者朱子謂發明告子之說其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言告子但知氣底性有善有不善不知理底性無不善也又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凡人說性只是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此又發明孟子性善之說所以理底性者初不雜乎氣底性也併録于此以備參考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

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集疏曰問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食色固天性之自然朱子曰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又曰告子以其主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又問學者曰告子以知覺處爲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復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只見趨利避害飢寒飽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義利等處正是本然之性他所以道彼長而我長

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又曰白馬白人我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道箇老大底馬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於中所以為內也或問此章之說曰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

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集疏曰朱子曰向與陸氏辨義外之說其謂事之合如此者雖是在外然於吾心以為合如此而行之便是內也且如人有性質魯鈍或一時見不到因他人說出來見得為是從而行之亦內也陸氏以為此乃告子之見直要自得於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說為義而行之是求之於外也遂於事當如此處亦不如此不如此乃告子之見耳。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

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集疏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公都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也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如一箇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者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殘忍便是惻隱之反冒昧便是羞惡之反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指其正者而言也若

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集疏曰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曰是兼形體說便是那好底材問集註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未嘗有材是指實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是就義理上說又曰孟子道性善無形容處故說其發出來底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則性善可知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為不善爾非才之不善也問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如這事有人會做得有不會做得有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這處可見其才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消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集疏曰問不能盡其才朱子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去做若盡其

才如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取與禄之千乗弗顧繫馬千駟弗受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縁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又曰才本是善但為氣禀故有善有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彛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程子

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以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彊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集疏曰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

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曰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何也曰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曰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其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

之說而秉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程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回宿習不可致詰之地世人方且崇信而歸嚮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為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禀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為有

損特其蔽之厚薄隨在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不盡者周程張子詳言之若是何邪曰道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又曰程子所謂性即是理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也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氣為性者荀揚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為言則固必已優於二子但亦不察乎其所以不齊者為氣使之然是以其論有所缺耳模謂公都子有疑於孟子性善之論故舉告子與或人三說以為辯朱子謂性無善無不善即胡氏蘇氏之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即湍水之說有性善有性不善即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但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為無狀就無善無惡之名混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公都子歷舉此三說正欲破孟子性善之論然孟子不直以性善告之而告之以情與才者

何也蓋性之本體理而已矣無形象聲色之可形容故以情與才言之誠知情與才之無不善則性之本善可知矣下文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正是就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理末舉烝民之詩者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懿美之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也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稟者謂之彛存於心而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者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如無極而太極無方所無形狀如何說得亦須是就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處說起孟子論性正是如此至於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喻尤更激發得人所以有功於萬世也

○孟子曰富歲

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集疏曰呂氏曰今夫麰麥皆可以為美實不可言無善無不善也地有肥磽猶稟厚者惡有不能移稟薄者善亦不易以進涉人十己百未足以若人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猶習之變化雨露之滋播種以時猶習善者也不滋不時猶習惡者也習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 故

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

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

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集疏曰朱子曰孟子這一段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然有那許多既相似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道理皆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纔不如此做人人都道不好心之所同然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即理義也故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

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隨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

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
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
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
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
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
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
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
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
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
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集疏曰或問夜氣者特休
息之餘氣清明者耳程子遂以為良知良能者何哉朱
子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之所存者而
言也蓋此章本以仁義之良心為主以為雖或流於物
慾而其莫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此
心耳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梏而亡之是以流於禽
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蓋皆以心言之初不以為氣之

存亡也故又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其意益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為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力者亦散漫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指之為然哉曰程子以為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邪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為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則其意亦猶是也又曰人皆未有無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

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時好惡皆合於理然纔方如此旦晝之所為來梏亡了此仁義之心便依然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又曰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惟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十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卻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又曰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卻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

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裏便盛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如此梏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此中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梏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問夜氣旦氣曰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耳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得此良心故其好惡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旦晝之所為則梏亡之矣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所為能梏亡其良心也又曰這一段其所主在心程子云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此說為當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汩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於平旦其氣清明不為利欲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些夜氣亦不足以存

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耳牛山之木嘗美也是喻人仁義之心郊于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所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又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狀人之心是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而存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體也又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孔子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

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自人心
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
怳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孟子大意只是
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
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要人於旦
暮之時不為事物所汨又曰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
平旦又曰程子謂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最緊要工夫
只在主一無適上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問范淳夫女
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邪伊川聞之曰此女
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
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
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箇走作底物孟子所引
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說耳真氏夜氣箴云子盍觀夫冬
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
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
本而艮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

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周旋事物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瘝痌模謂此箴亦不妨有此理然非孟子夜氣之本意也西山深以為然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

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

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碁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

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集疏曰黄氏云性稟於天故在人無不善之性情發乎性故在人無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氣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氣清而欲窒則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至無知也而皆知愛其親赤子入井於己無與也而見之者皆怵惕火然泉達誰獨無是心哉有是心而不能養之養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雖萌而為氣所昏為欲所汩天予我而我賊之則與禽獸奚異哉誠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云為之際使吾善端之萌通達而無窒礙充足而無欠缺如萌蘖之生無牛羊斧斤一暴十寒之患則其至於干雲蔽日也可必矣故為人而合乎天為士而至於聖亦即此心而充養之耳孟子發明養心

之論而申之以專心致志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讀書至此而猶不悟焉則亦終於為小人之歸也豈不深可歎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集疏曰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朱子曰欲生惡死人心也

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匄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集疏曰或問十章之說朱子曰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為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

此章之意也〇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〇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

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集疏曰問仁人心也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此猶人之行路耳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聖賢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故以此喻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矣故自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放心不獨是走作纔昏睡去也則是放又曰程叔子謂心本善流入於不善乃放也四端備於吾心心存然後能擴而充之心放則顛冥莫覺流入不善如向為身

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又如大學心不在焉亦是放又如曰雞犬放則未必有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矣而求之三字剩了又曰不在是外求得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仁斯至矣又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之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又曰程子所謂反復入身來者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拾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這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程子又云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又曰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又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看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哉又曰如學禮亦只是求放心學樂亦只是求放心讀書讀

詩致知力行皆只是求放心又曰此章求放心承上章失其本心說黄氏云心者神明之舍虚靈洞徹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然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樂之私皆足以為吾心之累此心一為物欲所累則奔逸流蕩失其正理而無所不至矣是以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静存動察如履淵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語所以警學者之意切矣自秦漢以來學者所習不曰詞章之富則曰記問之博也視古人存心之學為何事哉及周程倡明聖學以繼孟子不傳之緒故其所以誨門人者尤先於持敬敬則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也模謂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不必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救異學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不可容易讀過也○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

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集疏曰黃氏云天運乎上地處乎下陰陽五行周流乎中而人物生焉則人物者均稟天地之氣以為體而均得天地之心以為心也然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又以其稟氣之正而其心為最靈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而獨異於萬物者如此其可不知所

以自責乎聖賢教人必使之正其心修其身者蓋不若是則無以全天地之賦予而異於萬物也所謂正其心修其身者亦盡吾當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體具焉身也視明而聽聰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所以為身者也虛靈知覺百慮生焉心也仁義禮智以為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以為用此心之理而所以為心者也內而察諸精神念慮之間外而審諸動容周旋之際無適而不當於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也苟為不然則徇情縱慾悖理傷道亦將無所不至矣雖曰具人之形而與禽獸奚異哉孟子憂世之心切故舉其至輕以明其至重欲使斯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無愧於所以為人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

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集疏曰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具焉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餓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

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鳴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集疏曰或
問十五章之說朱子曰大抵孟子此章之要正在夫先
立其大者之一言耳蓋大者旣立則凡動靜云為皆主
於思而不隨於物其不中理者鮮矣又曰耳目之官不
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
耳目之物自然是被他引去也唯心之官則思故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在人思不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
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
是能先立其大者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
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或問物交物曰上物字
主外物而言下物字主耳目言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
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心之官主於思須是要人
主張起來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去却害事答張
敬夫曰案本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
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當從之意下

文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章內先立乎其大者一句方是說用力處而此句內立字尤為要切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人有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曰某只是先立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竪起自家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云范浚心箴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此箴則甚某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說得到某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模案孟子歷陳貴賤小大之說又分別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至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又直指學者用力之要正與人心道心克己復禮之訓相為表裏學者讀此便當惕然奮發精擇而力行庶乎不至為小人之歸也可不畏哉可不勉哉○范浚字茂明婺人○孟

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集疏曰或問人爵從之有以從之猶言其任之者如何朱子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知此章之意所以為天理人欲之别者特在乎求與不求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修天爵以要人爵者孟子固以斥之矣其或不求而自至則

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嫌之有哉曰修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修之而實已棄之久矣何待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修耳○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

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集疏曰朱子曰孟子只云弗思耳便實知得功夫只在這裏黄氏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賢之論乃獨重理義而輕富貴何哉理義天之所賦也富貴人之所予也人之所予人得而奪之天之所賦根於人心不可易也一輕一重蓋有不難辨者然閭巷之人知有富貴而不知有理義學士大夫則知理義矣然未有不為富貴所移而忘其所可重若夫真知富貴之為輕理義之為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仁義禮智天之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也充吾之仁則愛人利物而居天下之廣居充吾之禮則別嫌明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義則體常盡變而行天下之達道充吾之智則察倫明物而成天下之大業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推之天下國家則利澤施於今令名垂於後回視世之所謂富貴者不過輿馬之赫奕飲食之豐美宮室之壯麗賢者得志有所不為不賢

者亦以豢養其不肖之身而遺臭於萬世曾狗彘之不若而又何足以夸於人哉故善學者要當深明夫內外輕重之分在內者重則在外者輕在外者愈輕則在內者愈重真積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豪物欲不能為之累顏子之簞瓢陋巷曾點之鼓瑟浴沂倏然悠然蓋將與造化相為酬酢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於此矣孟子之言豈欺我哉○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集疏曰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跌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集疏曰朱子曰釋氏間話只是一言兩句荑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

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荑稗者也

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集疏卷十一

孟子集疏卷十二

宋 蔡模 撰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絶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

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集疏曰或問首章之說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鈞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又曰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

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集疏曰朱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孟子此段發意如此大抵只合在徐行後長上面要知工夫須自理會只在此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或問程子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程子曰仲尼但曰求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豈字便露筋骨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張子曰徐行折枝之類孟子姑舉其易者言之推此則事無鉅

細莫不自天德至纖至悉至實處出也或問此章之說曰程張至矣張子發明言外之旨尤為有功曰學莫難於知道故欲修身必以致知為先今曰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為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乎致知之方乎模謂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交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修為而即可為堯舜邪勉之以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

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

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集疏曰或問程子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又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集疏曰模按此章與首篇首章相為表裏見得孟子凜乎義利之辨其嚴如此宋牼在當時想亦

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居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集疏曰朱子曰儲子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既受則不可反矣模案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否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而亦有可

受之理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

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事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

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緜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于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事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並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

樂郊又不致膰爼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集疏曰程子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張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莫非仁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平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

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

要也賔賔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

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繆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

侍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集疏曰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

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且如百里之地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列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然也竊意其初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柰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多功臣百里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子百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曾實考見得古制范氏曰君子之事上也引其君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聽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於學問此君子之所

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小人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堯舜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此引其君以當道榮夷公以專利引周厲王故周亂趙高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君以當非道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

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集疏曰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耆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

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集疏曰或問亮之為義朱子曰與諒通者近之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程子張子皆以諒為必信而以諒執為病竊謂執無可病之理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為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

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君子小

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謟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

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集疏曰朱子讀疑孟辯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悦○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絶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横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拂之賢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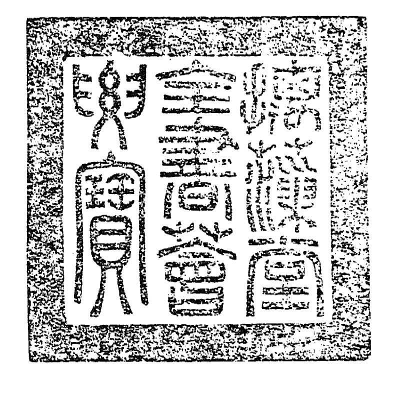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集疏曰朱子曰動心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性者忍其聲色臭味之性又曰程子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者只是要事事經歷過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取去少間

定墮坑落塹去也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也黃氏云貧賤憂戚是人之所惡也聖賢之論乃獨以是為進德之地何哉恐懼修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泆必起於宴安當羈窮困踣之餘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而然者矣天地之間有陰則有陽有晝則有夜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死生憂樂之變二者常相對而不能以偏無也人生其間隨所賦受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與其戚戚於貧賤而卒不能以自免孰若因其所遇而反以成吾德邪是以古之君子有以義命之當然而安之者貧而無謟是也有以義理之可貴而忘之者不改其樂是也有以為天將降大任於我而反以為進德之地者孟子之言是也其處之者若是故其胸中泰然一毫外物不能為之累顏淵原憲之貧一簞之食百結之衣可謂極矣惟知聖道之可樂而不知吾身之為貧後之學者其貧且賤未

必如顏淵原憲之甚也少不如意志氣消沮毋辱茍賤廉所不為不能進德而反以敗德不能遠辱而重以取辱聞孟子之言亦可以釋然而悟幡然而改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集疏曰趙氏曰屑潔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

孟子集疏卷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